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亲情与亲人

基诺族

赵

捷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家庭实录

D669.1
Z301:1

亲情与亲人

(基诺族)



赵捷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第二集/高发元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81068-335-7

I .2... II .高... III .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70 号

编委会：

主 编：高发元

副主编：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入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引 子	1
一、 父亲茄资走了,他带走了几个时代	4
葬礼为证:他无愧于世人	4
最后的辉煌	7
跨时代的一生	13
二、 母亲沙都老了,她正在忙着做些交待	18
操不完放不下的心	18
她把儿媳培养成接班人	24
她教孙儿媳做基诺女人	27
三、 弟弟资伯的选择	31
似主非主的一家之长	31
他正在脱卸当家人的担子	35
他还有另一番事业	38
四、 侄儿阿华的生活态度	42
父与子的差别:学识	42
创家业与守家业:两难	46
难以改变的传统:观念	50
五、 四叔茄木拉还健在	56
老人的地位	56

难忘祖宗	60
整合传统	64
六、大哥资木拉走过的路	68
生他时母亲吃了只会唱歌的鸟	68
他当村长的政绩	71
他已知天命	75
七、我那难释的梦	81
人生的甘苦	81
婚姻家庭的磨难	84
最后一个梦想	89
后记	93

引子

资切何许人？最初阅读基诺族文献资料时我就知道了。因为在学者们的论著末端，在那些被鸣谢的名单中，常有“资切”这个名字。

资切啥模样？1994年4月我进基诺山考察时就想见见他了，但越想见越没缘分。因为我被告知：他或下乡、或进城，总是来去匆匆。

1995年8月我再次进基诺山考察时，仍然寻访资切。

说不清为什么要寻访资切，或许因为他谙熟基诺族古老的历史文化；或许因为他是基诺乡文化站的负责人，且有着重振基诺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或许因为我曾到过他的家乡，拜访过他那年迈的母亲——远近闻名的传统女歌手和他那曾经是铁匠的父亲而唯独没见过他；或许因为我

曾听人说起过他那人人生甘苦的点滴而想了解得更多;或许从一开始我就认定,在他身上可以窥测到普通基诺族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或许所有的“或许”就是我为什么想寻访资切的理由。

当我终于有机会直面资切时不免有些愕然:他轮廓分明,一头卷发,炯炯的目光和薄薄的嘴唇给人以锐敏感。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得多、豁朗得多、英俊得多。轮到他问我找他有何事时,我搬出了想要认识他的那一大堆“理由”。

可能是这太多的理由使他感到沉重,他建议我去找某某老者。生怕他再说出其他拒绝我的话,我显得很随便地问了一句:“你父亲的病好了吗?”

.....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问话,竟使得资切讲述了七天零一夜的故事。

资切(前排右一)和他的亲人——母亲(居中)、弟弟资伯(后排左一)、哥哥(后排右三),以及嫂子弟媳和侄儿侄女等



事后很久我才明白，资切之所以后来愿意敞开心怀，就是因为：我言语中流露出的坦诚和真挚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与他心底沉淀着的传统的民族性格产生了共鸣。真情，这既是情和意交换的条件，也是基诺人心声的主旋律。

一、父亲茄资走了，他带走了几个时代

葬礼为证：他无愧于世人

“我父亲他走了……”

一听这话，我内心泛起一阵悔意，忙为自己的唐突解释：我告诉他，去年4月初我去过他的家乡巴卡小寨，见过他那当时重病缠身的老父亲茄资，所以才会有此时的记挂，内心无丝毫想促其伤感之意。他不太在乎我的歉意和礼数，沉思片刻后慢慢打开了话闸。话即从他父亲谈起：

“人人都说：我父亲无愧于世人，他的一生是值得的。”

看着我追问的目光，他又说：“这话是大家根据我父亲的葬礼来说的。因为：一是来守他（守灵）的人很多，连

那些平时没有太多交往的人也都赶来了；二是送来的礼品多，多得到后来堆都堆不下了；三是出殡时为他送葬的人多……”

边听他说我边在心里比较：我曾目睹过另一因车祸致死的基诺人的丧葬，略知这“多”与“少”的内涵。这无疑是一种无声的评判了！死者的功与过，是与非，与生者的恩与怨，都将在此时通过量化的送葬者和实物来定性，以此来对冥界和阳世都有个清楚的交待。

“这说明他人缘好，为人正直，受人敬重。在我们基诺山寨，一般情况，无论哪家死了人，邻里乡亲都会去看一看的。但不一定都去守灵，除亲戚外，要有较深交往的才会去。按照传统的说法，人死了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生活，因此大家都要为他准备些行装，这也是要对死者有心有意的才会送来的，比如说给他盖脸的布（那是一块刺绣得很精美的方布）、他身上穿的、用的和背着的挂包等。这些还不同于每位来参加葬礼的人都会拿来一点米啊、菜啊，或是烧柴之类的东西。送上山也是这样的，因为怕到墓地时被鬼魂附身，除了亲戚和抬棺挖坟的人外，一般的人也都是不愿意去到墓地的。”

显然，基诺族人认为这种无言的评价是必要和公正的。尽管表面看来人们表现的是世间的各种亲情或人情，但在基诺人内心，多与少之间早已架起了一杆衡量其人生价值的天平。其实，盖棺定论对死者已无太多的意义，崇高也好渺小也罢，不过黄土一抔。在乎于此的当是那些与死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生者，以及还将繁衍不息的后代。事实上，对于资切一家人来说，他们从此既有了一种荣耀，同时也多了一重责任，因为他们有

义务维护由父亲及其他更早的祖先建立起来的家族名誉。葬礼中生与死的关系此时即成了基诺社区中一种作用于道德伦理的机制。

作为补充,他还告诉我:“另外,从我家几个媳妇滚灵布的情况看,也说明我父亲是个有福的人,娶进门的儿媳妇个个孝顺。‘滚灵布’就是在停尸期间,将各个媳妇在此之前早就准备好的灵布(多为5寸宽、数丈长的自织土布),请人卷作一筒后从屋顶上展开来往下滚,谁的布落下时是直的,就表明这个媳妇对生前的老公公是孝顺的。因为只是我弟弟跟我父母住,所以只要求从老家的房顶上滚弟媳妇织的灵布,滚下来是直直的,寨里的老人看了都点头。我嫂嫂和我媳妇(爱人)的灵布就不得从老家的房顶上往下滚了,因为我们都分家(资切家现住乡政府宿舍)出去住了。她们的灵布是后来拿到墓地的斜坡上滚的,滚下来的结果照样都是直苗苗的。事后我媳妇还跟我说起,我们因不在老家住,照顾老人的时间相对要少一些。当时她还担心,生怕自己的那份灵布滚得不好。”

听到这里,我在内心悄悄为那几位曾战战兢兢等待“判决”的媳妇大鸣不平:尽管她们的灵布滚下来时都是直直的,但就因为她们是女人,做人媳妇,其良心、孝心以及她们的品质德性、角色价值等,都不得不托付在那块薄薄的随时都可能“神秘”颤动起来的灵布之上,而她们实际的品质体现却因此而变得微不足道。如此判决,难免蒙混过关的有;冤枉委屈的也有。但不管怎么说,于此更能表明:基诺人的葬礼,除有娱悦阴魂和鬼神的意义外,它还是一种潜隐着的对情感和道德的审判。除了给过世的人盖棺

定论外，同时，似乎是要对得起死者，或者说是以死者的名誉，“有权”对活着的人进行一番审视。

“还有，我父亲的葬礼基本上是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的，搞得比较热闹，巴卡老寨、巴卡新寨（巴卡老、新、小寨原为一个大寨子）的人几乎都来了。所以说，老人是被热热闹闹送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也是觉得无愧于老人的”。有资切后边这句话，我忙追问起葬礼的全过程。

最后的辉煌

我父亲去世时75岁。与年轻人的葬礼相比，老人的葬礼要隆重些：

“第一天，就是他老人家过世的那天，那是1994年4月26日下午。父亲一落气，家里人就朝四周连放数枪。寨里人一听到这样的枪响，就知道是有人过世了，在田里劳动的人马上赶回家，准备外出的人也不走了，随后人们打听是哪家的老人过世，各家根据跟我们家关系的亲疏，开始备礼的备礼，计划该如何帮忙的事。最先赶来帮忙的当然是亲戚，来得最快的是我大姐夫者木拉，按我们的传统，家族内有重大事情时，女婿都是出大力的人，包括我们这一辈的女婿和上下两辈的女婿，住得再远，到时都要赶着来，不来是不行的，要被罚款。比如说杀猪宰牛操刀的人，一定得是这个家的女婿。如果没有直系，表亲关系的女婿也行。这些人一到，就各人认一件事办起来。一般情况男亲戚负责杀牲和准备祭品的事；女亲戚负责准备烧火煮饭等一些琐碎的事情。”